

侯自佳 著

故鄉夢

27
16

作者小传

侯自佳，男，苗族，一九四二年古历十二月生于沅水岸边辛女岩的一个苗族贫苦农民家庭。解放初，启蒙于本村小学，一九六五年七月毕业于吉首民族师范，任小学、中学教师十五年。一九八〇年六月调入泸溪县文化馆任文学辅导干部，现任县文联主席、县政协副主席，湘西自治州文联委员。

六十年代初念中学时开始习作，至今在中央和地方五十多家报刊、杂志、出版社发表、出版诗歌、中、短篇小说、散文等四百余篇（首、部），约80万字。一九七九年三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选为湖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一九八六年十月加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南分会。短篇小说《椿树下的交易》获湖南省少数民族文学金凤凰奖，散文《湘西第一个“西湖”》获中央化工部“中化杯”二等奖，中篇《笑属女匪》已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将由上影拍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泸溪县资料本》获省嘉奖，获国家纪念奖。一九九〇年，诗歌《校园短笛》获全国首届文学创作综合大奖赛佳作奖。

几句心里话

那时，极其幼稚可笑！

一个祖祖辈辈舞锄头棍的后代，竟敢冒昧舞文弄墨——寻求艺术呀！

然而，像坠入了长长的梦幻，恍恍惚惚的。瞎摸了二十余春秋，时而自缚，时而自解，酸、甜、苦、辣……

并不使劳，总共发表了四百余首（篇）。但“文革”中的那些“假、大、空”之类，都已成了没有生命的废草，干枯死了。

那一天，一阵春风拂来，我才从梦幻中醒来，啊！诗，是珠贝，是珍品，是花朵……

于是，我沉入了生活的底层，采撷鲜丽的花朵。花开花落，几度春秋，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了近两百首。

编入此集子中的短诗，就是从这近两百首中筛选的。

作者一九八九年十月于湘西泸溪

目 录

几句心里话

山里人.....	(1)
山泉之歌.....	(3)
啊,直了,宽了.....	(4)
林海飞歌(二首).....	(5)
欢乐的山村(二首).....	(8)
山乡短笛(二首).....	(10)
苗乡情.....	(12)
苗族女歌手.....	(13)
致瓦乡人歌手.....	(14)
金菊花开了.....	(15)
腊尔山墟场(二首).....	(16)
荡秋千.....	(18)
亲骨肉.....	(20)
故乡梦.....	(22)
石磨.....	(29)
怎叫她不喜欢.....	(30)
这一天.....	(32)
故乡纪行.....	(33)
切莫.....	(35)
十字路.....	(36)

山乡春晓（组诗）	(37)
春雨	(39)
赶鸟	(40)
拾麦穗	(41)
长街的笑声	(42)
特殊性格的人（外一首）	(43)
深山养路工	(45)
山寨草医生	(46)
最珍贵的	(47)
假若我还是个少女	(49)
彩云	(51)
播春	(52)
爱的嘱咐	(53)
秋姑娘	(54)
为什么	(55)
北京行（二首）	(57)
上海行吟	(58)
大自然的迷官	(60)
我在长江逛游	(61)
长江摆渡	(63)
致阳朔	(64)
漓江之晨	(65)
张家界细羽	(66)
张家界拾翠（二首）	(68)
致天子山	(70)
清水江的浪花	(71)

蔬菜市场一瞥.....	(72)
苗家墟场.....	(73)
加油站.....	(74)
百花园赞.....	(75)
赶集.....	(76)
山村收购站.....	(77)
啊，活了.....	(78)
母亲.....	(79)
母亲回来了.....	(81)
毛主席纪念堂（外一首）.....	(83)
写在盛教亭.....	(84)
校园短笛（二首）.....	(85)
早晨校园一瞥.....	(87)

山 里 人

哼，把咱山里人叫“蛮子”，
你可知道咱是怎样“蛮”？
其实，真正理解咱“蛮”的，
只有这山中的大山。

大山也曾不把咱放在眼里，
它挺起胸，昂起头：你把我咋办？
嘿！咱眼冒火，手发痒，
决定给它点“颜色”看看。

臂一甩：捶！肩一耸：扛！
“叮当叮当”、“吭哧吭哧”、吼声震天。
我劈山的头，他扛山的腿，
眼看着倒了半边山。

这时，它又鼓出了“胯骨”来阻挡，
“呸，别碍事，快滚蛋！”
于是，咱胳膊一挥：“搬！”
只见顽石“哗啦啦”，沟里翻……

一溜烟，去了荒凉，来了梯田，

“铁牛”呱呱呱呱织绣着金缎……
品着汗水酿出的酒，茧巴换来的饭，
你谈谈：咱“蛮子”为啥蛮？！

（原载《山花》文学杂志1979年6月号）

山 泉 之 歌

春夏，你注泻哗哗，
秋冬，你流声淙淙……
泛银波，倾金涛，
给苗家添一脸喜容。

在那刀耕火种的年代，
只有斑斑泪珠与你交融；
而今，处处欢歌笑语，
给你溶进了一片深情。

不是山里人馋嘴，
说你像甜酒醇浓；
不是山里人夸海口，
把你比作乳育粮棉的母亲。

着金袍的，向你致意，
着银衫的，向你鞠躬；
并非诗人们巧笔虚张，
而是山里人发自肺腑的讴歌。

（原载《团结报》1981.7.25）

啊，直了，宽了 ——写给山乡的路

啊，直了，宽了，
蹦跃着粗壮的双脚，
越走心里越快活，

啊，直了，宽了，
整日里喜笑呵呵，
像一条奔腾的小河……

想起了昨天啊，
仿佛一根干枯的藤葛，
把山里人的手脚缠着。

而今天啊，
像是一条彩色的琴弦，
弹奏着山里人的欢乐！

（原载《蓝星》文学双月刊1982年第5期）

林海飞歌（二首）

闹 林 海

是谁把林海惹恼？
整日里气不消——
浪涌起，要把人掀倒，
风袭来，恰似虎狼嚎。

林中搭起的工棚，
像一座小岛——
在浪涛里起伏，
在暴风里飘摇。

嗨，不怕你龇着浪的牙，
——揭咱工棚的“帽”！
不怕你舞着风的爪，
——撕咱身上的袄！

也不看看咱是谁，
——专闹林海的蛟！
斧头，劈开重重碧波，
钢锯，截断座座绿涛。

伐木声声云里炸，
篝火噼啪雾中爆——
凶恶的蟒蛇、猛兽，
也悄悄闻风遁逃。

脚下的木材汇入激流，
带去一片喜悦，一片欢笑。
去吧，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吧，去向大山下的人们问好。

啊，咱闹海，又爱海，
山里生活别有一番情调，
肚子叫了——煮一锅野味吃个够，
喉咙燥了——捧一壶甘泉喝个饱！

空中索道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
藤缠树掩，云遮雾罩——
只有山风敢在那里行走，
只有猴子敢在那里翻跳。

一座座高耸的危岩峭壁，
苍鹰盘旋，发出骇人的惊叫，
忽听嗡嗡的响声摇撼山谷，

猛抬头：啊，空中架起索道！

飞越九十九座山坳，
轻按电钮，举手之劳；
穿过林海重重波涛，
空中火车，满载欢笑。

为城市驮去幢幢楼房，
为矿山驮去条条巷道，
为湖海驮去支支船队，
为江河驮去座座飞桥。

啊，“地上不通天上走”，
当初的设想何等奇妙！
而今，彩练横跨林海，
方显出伐木工人的骄傲！

〔（原载《湖南群众文艺》1980年9月号）〕

欢乐的山村（二首）

笑

像一帘帘瀑布，
从悬崖上抛下；
像一阵阵春雨，
向冻裂的坡地泼洒……

啊，多么舒畅的笑声，
山里人的激情在爆发：
是告别残冬的高昂宣言，
是迎来早春的深情回答……

歌

像一串铃铛在山窝摇着，
像一泓甘泉从心中流过，
多么悦耳，多么甜美，
——山里人的歌！

它那曾经干涸的喉咙，

用甘霖一滴滴润过，
才一声声从心底里进出，
拨动了山村欢跳的脉搏……

歌声里，有美好的音符，
歌声里，荡漾着憧憬的声波，
啊，是党给山里人送来了金噪，
使边远的山村充满了欢乐……

(原载《长沙晚报》1985.4.16)

山乡短笛（二首）

赠 花 带

是苗家姑娘的情意一片，
是苗家姑娘的真心一颗……
情郎们紧紧地捧着——
像蜜蜂找着了芬芳的花朵。

不用什么“穿针引线”，
不用什么“搭桥度鹊”，
这五彩缤纷的花带呀，
要胜过嘴巴甜蜜的媒婆。

木 叶 声

这是山里人的语言，
倾吐出心窝里的情感：
虚假的——苦，
真挚的——甜。

这是山里人的语言，

表达出心底的冷暖；
不，分明是恋人的情话，
试探爱的深浅……

这是山里人的语言，
只有苗家儿女才明辨。

（原载《湖南日报》1986.5.14）